



如果爱，如果艺术

刘海燕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爱上一个大师或天才，就得接受他对你灵魂的炙烤。怎样更高贵地去爱这个世界，爱那些特立独行的生命，当然也在同样的水平上爱自己？

如果爱，如果艺术

刘海燕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爱,如果艺术/刘海燕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623-919-3

I. 如… II. 刘… III. 女性 -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世界 IV. 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047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承印单位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纸张规格 640 毫米×960 毫米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16

印张 13.75

字数 175000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

在文字中

——关于刘海燕以及她的写作

艾 云

我在南方楚楚的阳光下走，见到因溽热而常年蓊绿的树木，有迎面而来匆匆疾步的行人，马路上嗖地驰过的车辆。这时，在户外，我总觉得悬浮、空洞、不真实，然后就会烦躁。阴雨天会好些。我有些反季节，别人在幽暗向晚中会感到压抑，我会在梅雨之夕的迷濛中、在隐秘幽曲的蜷缩中感到熨帖。敞开不适应我。过多的趑趄不适应我。那么，什么适应我？是文字吗？

我想是吧。文字适应于那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我惊吓的人。

我在海燕的文字中找到同感。

她曾在《理智之年的叙事》这本书里写到2004年前后的某些日子。她说自己已多日不愿照镜子，是因为害怕见到镜子中自己那张乏味的脸，印证着乏味的生活。我知道，当一个人这样自我描述时，不是

因为反讽,而是警觉,有自我惊吓的警觉。此时,更遑论优越。我已经这样自我指证,外部的评价已对这不起威慑力了。然后我又接着读到她的自我描述:“我这个成为文字生涯郁闷人质的女人,这个在周围找不到精神资源的女人,这个热情一年比一年递减的女人,被生活黏腻着,被写作牵扯着,挣扎着不要向下一步抬起中庸和疲惫的额头。”

我与海燕彼此的理解与信赖,缘自我们常常陷在层叠的心事中。我用了自我惊吓这个词,不知是否准确,只是这个词冒出来了,我尊重直觉,就把它写到这里。我们不是因为自卑而惊吓,而是因为敏感,对时间的敏感,对限度的敏感。这样说好像有些矫情,谁让你怕了?没有谁,是自己。好端端的一个秋阳如丝绸般明媚的下午,却有一阵惊怵滑过脊骨,是时间和限度的疼痛,我们不再年轻。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这样了,不与人辩论和抗衡,没有那种战者的热情。我已经自我贬抑了,你还穷追不舍地指证这是耻辱吗?我没有想怎么样,我有的只是羞怯和内省,然后是躲。文字如冬天农家的暖炕,将我们冰凉的四肢融展;渐渐有些烟岚,别人看到的是一片模糊,我却是自己看清了自己。我胆怯地想,我身上没有这缺点就有那缺点,总有秘不示人的隐忧,总有短处,怕人揪住不放。自嘲在先,可能就有了防范能力。

我和海燕多次谈到语言发生学的问题。这是问题,也是心事。某种后退着翘起的姿势,需要文字帮忙,退回幽隅,挨过那些难过的时辰。大地、天空依然那样,是这个人宿命地被心事缠磨着。

有心事的女人不一定都掂起笔,但大凡掂笔书写的女人恐怕都少不了心事。海燕在《如果爱,如果艺术》这本书里写到了“她们”。她对我说,她写的这些人并不一定在行为方式上与自己一致,但精神旨趣与生命深处,却能托撑自己的想象力延伸。比如杜拉斯。那一年,海燕四处购买杜拉斯的书,杜拉斯成为日常的触目皆是,全家人都呼吸着杜拉斯的气息。她喜欢杜拉斯。她竟然喜欢杜拉斯。是这个杜拉斯

说,欲望与活力像两条蛇一样盘旋纠缠着无眠的子夜。杜拉斯对一个人奇怪地反问:哦,你计较年龄?杜拉斯说过必须非常地爱男人,否则就无法忍受他们。杜拉斯还说过许多的话,都是听起来不那么理直气壮,却是击中人心的大实话。杜拉斯从来不说道德优越的话,她在阴郁的冬季挨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那张原本娟秀小资的脸,终于被写作、酒精、爱情、岁月摧毁或造就成那张仿佛化石般的面孔。海燕说:她打开杜拉斯的暗箱,就像打开黑夜,在独自一人前往时,被书页里的光线照亮……那里面写作的力量,生活的力量,以及文字摧枯拉朽的速度,都是她的需要。

然后海燕又写到伍尔夫。这个一生清瘦而优雅的英国女人很绝,她的明智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她选择婚姻,要求的只是一个安静港湾的泊靠;她没有选择后来做了她姐夫的那个多血质的澎湃的性感男人贝尔,即使贝尔对她的爱与理解都超乎常人。伍尔夫知道适度调情对写作有益,但不宜激情燃烧,她的热情与能量刚好只够在写作上使用,用于别的耗损就不行了。她要求自己生活平静到不分散她写作的注意力。她要求自己内心的动荡,却要求丈夫的绝对忠诚。她可能自私,却有那个叫伦纳德的男人愿意,愿意与她一生都在无性婚姻中度过,愿意成为她成功背后的影子。

海燕写下的许多文字都在我经手编辑的刊物上发表过。我读这些文字,她写伍尔夫一生病与痛的互为养殖,因而被赋予的罕见敏感,以及内在的紧张感像水草一样的缠绕。她写伍尔夫经过缓慢年月,以成熟之姿问世文坛,那多年的默默实践,在隐匿状态中的自我训练,不是谦卑,而是一个作家的自我尊重。而今天,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已经不会把承受无名和寂寞当成一种文学美德,对外部声誉的需求远远大于对自身的要求。我读海燕那饱满的呼之欲出的文字,我想,我们都要求自己写出这样的东西,可这得多么强大持久的心力和体力啊。我读这些文字,有极度亢奋下的疲累。在她文字罅缝的生长性中,揭示与呈现的很好处理,唤醒了阅读者的记忆性细节。凡是真

实,都可以被唤醒。潜伏在我内部的,我几乎要遗忘和摒弃的东西好像是可以写出的。我有些亢奋,但我往往没有力气把它写出来。我得先躺下来,我得要调动起自己最好的写作状态,才能将雾霭一团的东西摹状、符码化。要知道,写出来让人感到舒服的文字,并不好写。如在目前的恳切,得有多少孤独沉思和训练时光为这一刻做着准备。

海燕的这些文字,让我悄然动容。我会写出这如在目前恳切的文字吗?

在这本书中,海燕还写了波伏瓦,这个与萨特的名字一道留给历史的永恒的知性女人。她说关于波伏瓦写的人太多了,但她写他们盛衰与阴影里的秘密或问题,写他们创造和支撑那种传奇的因由。她写汉娜·阿伦特。这是我一直喜欢并努力学习其理性判断力之非凡的女人,她对社会政治历史、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是二战之后具有警策意义的声音,相形于那些混淆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糊涂男人,她为人类赢得了自豪与骄傲,当然更是为女性自己赢得了名望与光荣。还有她与海德格尔一生的恋情与暧昧,都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人生是如何发生在伟大人物那里的。

但海燕还涉及了另外的女人,那是陪伴托尔斯泰的托氏夫人,以及为罗丹而殉到绝命的卡米耶。托尔斯泰夫人陪伴的是一个天才而不是一个男人,她该怎样跟上天才的步伐?她不知道。她是一个喜爱服饰、社交的女人,也喜欢虚荣与浮华,但她嫁了天才,就必得成为祭坛的牺牲。还有卡米耶。为什么要成为罗丹的唯一?罗丹有罗斯、有别的女人她就活不下去了。她是天才,却跟了一个天才,这是撞碎的命运。又加上,卡米耶非要时刻粘住一个男人的执拗,注定了她必然的疯癫。她有自己事情要干,给男人以自由,不就是给自己以空间?在间离中,让自己喘口气、养憩休歇,多么好。她想不开。

海燕记叙的这些人,有悲情性,是悲情的女人。文字女人大都是可以自己选择命运的。像伍尔夫,她替自己明智选择婚姻与写作,也连同最终的了断。纵身一跃,真是冰清玉洁的爽利干净,连一点儿污

垢也不留下,再一次延伸了她自我尊重的风格。卡米耶却不行。在疯人院。她把罗丹一辈子拴在创痛与难堪中,毁灭自己,也熬煎别人。看来,文字才能救人呢!尤其女人,爱上文字,是苦役的无边无际,却也每每可以靠在这上面,除了她自戕,否则,谁要毁她也很难。

我问海燕,这本书里记叙的这些人物和事件,是延伸性思考还是错位的弥补性思考?她说应该是前者。这些人和自己的生存处境可能大不相同,但某个生命穴点上的东西,一下子就通了。是的,谁教会我们这样思考?现实?情绪?知识?多是细敏的感觉,是想对单个人的命运问个究竟。命运,仿佛惯性地走着,可某个下午瞬间就改变了,猝不及防,仿佛一只手按住了一个人,天空中满是不祥的乌鸦的聒噪;或是一只手托起了一个人,苍穹便是祥云承载的上帝祝福。命运多么的不可捉摸,降临个人,与他者无关。却是只有躲开喧嚣,避居人后才有可能清醒判断。海燕说她从小到大总是对集体主义的东西不大有热情,看着别人兴高采烈地投入,她总会躲开。她说她只是对个体的、然后是类的东西感兴趣。其实,越是对个体命运了解,哪怕只是针对自己,才有可能对类的命运了解。类的,不是空洞和抽象,而是具体呈现在你我他的在世方式里。

海燕说:艾云,我与你其实不大相同。我说是的。直到现在,我进入写作的推力仍有关系的缠绊和经验性轰鸣。总有托撑不了的时候,总有撞击感,然后诉诸文字。我那么喜欢理论,是喜欢严肃的事物可以转喻我跃动的飞扬跋扈的灵魂。我总在反季节,在本该冷寂时没能冷寂。我和海燕一样可能会关注自我关注类的命运,但还要加上一条,我仍关注他者,这恐怕就是常说的担当了。但我竭力要做的是消极而不是积极担当,这样就使得我所想的东西,借助海燕的那句话——不至于消化不良。

我常常会在写作没有信心的情绪波动中拨通海燕的电话。电话那边细柔轻婉的声音让我感到踏实和稳定。我对她说我只有一大团的直觉,却又不大相信这直觉人文可有价值?海燕说这可能就是原创

呢！朴质的记叙将是难得的思想资源。我对海燕敢讲心里话，我的心里话多与美德无关，她全能理解。我对道德立场坚定、凛然的人，有些怕。如果在一起说些公开的大话，浪费时间，没意思，也不必。我已过了对谁都必须逢迎的年龄。选择朋友，更多的是那可以讲些私密小话的人，不必担心什么地乱讲一通。海燕从表面看气质与我很是不同，但成为性灵之交，那一定是内在气质相通。有的女性作家，写作视角常以女性美德为观照，因此照见男人的鄙陋和小。女主人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让男人僵在那里，以终生的忏悔为自己的过失洗罪。我们也欣赏这清爽女儿状，但实情则是，日子除非不过，要过，得有妥协，而不是坚定性。我与海燕在中庸和妥协性上气质相通。只能说：否则，又能怎么样？

仿佛静水无痕，仿佛素花无香。却是无痕中波心荡漾，无香中奇异芬芳。只能说：感谢文字。

2007年11月初于广州

目 录

一旦写作生涯被思想照亮

——由伍尔夫谈起

001



伍尔夫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大作家，需要有巨大的胃口，去消化驳杂的生活。她曾经说：“若要像亨利·詹姆斯一样的敏锐，你必须也很强壮；若要享有他那精妙选择的力量，你必须生活过、爱过、诅咒过、挣扎过、享受过、痛苦过，而且要有巨人的胃口，吞食下生命的整体。”

绝对地写作，绝对地爱

——流年中的杜拉斯

031

她的身体，她的毁灭感，她的震惊、怀疑和空茫都参与了写作。对于杜拉斯，一切经历过的爱与痛苦，都是剧烈的，深处的剧烈，同时或者然后，她像个苦役犯那样写作，写作，还是写作。她说，缺乏体力是无法写作的。必须战胜自己才能写作，必须战胜写出的东西。





天堂的,和过于尘世的

——因为你爱上了罗丹

065

这样两个人相遇,不发生事故是不可能的,相爱,相毁,或者别的什么情感事故,总之要发生。上帝创造这样的人,是要他们违规,而不是守约和趋于完美。他们相遇,并且极大地违时代之规,违现实伦理之规,违艺术之规,像一枚炸弹,投进他们的时代,投进艺术史,注定要闹出声响的。绝非刻意,是天才的内火使然。天才之间的事件,一旦发生,就不纯属个人,它更属于艺术史——塑造艺术史的灿烂辉煌。

家庭怎样才能跟上天才的方式

——由托尔斯泰夫人的晚期日记谈起 093

无论是索尼娅还是别的什么更杰出的女人,无论是美德还是美丽,都不可能永远牵住天才的目光,他要向前去,向彼岸去,这是天才的禀性;和天才在一起的女人,如果不能理智地调整自己,难免会神经质。而索尼娅,这个19世纪的俄国女人,她用心而不是用头脑去爱,她还不会聪明地善待自己,她的爱太炽热太专一,以致把爱情烤焦。



简洁生活与多重生活

——波伏瓦的写作生涯分析

119

萨特面对的是波伏瓦,一个心存浪漫、迷恋自由、在思想的力量中感到幸福的女子,一个有着足够的心智力量与之相应的女子,一个能把二人关系从所有常识和常规中提升至绝妙高度的女子。波伏瓦从一开始就明白了她不是唯一的,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只能以其自身的力量和持续时间来维持,而不是靠任何其他东西来使其正式化。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出身名门, 未上过正规学校, 以其出众才华成为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王后”, 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女作家, 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幕间》等。她还写了大量随笔、评论等, 以《自己的房间》、《普通读者》最为知名。此外, 伍尔夫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思想家, 因其富有启发性的思想, 对西方女权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伍尔夫语录

有时我想，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

当人们逐渐成熟，他们就不再相信精美奖杯。

保持自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千万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

只要你去写你想要写的东西，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记住你的责任，一定要更高洁，更重心灵。

女人应该有闲暇，有独立的财产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如果莎士比亚的姐妹们也有自己的房间，她们也有可能成为莎士比亚。

和伦纳德的婚姻，是我这一生最明智的选择。

一旦写作生涯被思想照亮

——由伍尔夫谈起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一所没有辉煌历史的高校里读研，幸运的是我沉入书境，那些夜与昼，我和我的师兄们，激烈的心情，激动的表情，基本来自书中，当然是大师的书，大师成了我们日常的粮食。我就是在那时遇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虽然我已经不是太青春，但离理解伍尔夫还隔着一段岁月，即便如此，奇迹依然发生着，看过伍尔夫的那些评论文字后，再看别的文字，或者再看这个世界，角度和感觉就不同了。

我初涉评论之路的眼睛，是伍尔夫给的。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因为，在我看来，没有谁比她的评论文字更具美质，同时背靠信念，又一语中的，一旦遇到她，就意味着永远遇到；那时，对于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尤其是一个女研究生，不读伍尔夫是不可能的。

当然那是 90 年代初，在一些中文系学生的脸上还能看到文学的



伍尔夫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美丽，但是她那骨棱清晰的面容自有其优雅之美，还有她的眼神，那眼神深处是事物最后的秘密。

光芒，今天不读谁都是可能的，如伍尔夫所言：过去总是完整地进入心灵的各种情绪，如今在门槛上就裂成了碎片。

跟随伍尔夫，我看清了勃朗特姐妹那狂风呼啸的天空——人类天性中巨大的、潜伏的某种激情。尤其是伍尔夫说：艾米莉是一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因为夏洛蒂写作之时，她用雄辩、华丽而热情的语言来倾诉：“我爱”，“我恨”，“我痛苦”。她的经验虽然强烈，却和我们本身的经验处于同一水平上。而《呼啸山庄》中，却没有这个“我”。有爱，然而却不是男女之爱。那促使她去创作的动力，并非她自己所受到的痛苦或伤害。

她朝外面望去，看到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世界，于是她觉得她的内心

有一股力量,要在一部作品中把那分裂的世界重新合为一体。她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为罕见的一种。

艾米莉的世界,伍尔夫让我看到的艾米莉的世界,风扫大地一样,摇动着我的欣赏习惯,我的情感逻辑,我感到自己不是向前走了一步,而是跑了一段。伍尔夫对人类情感的大气象的描述,对非爱非恨、无以名状的情感区域的肯定,使我知道了我的笔触将来要寻找的东西。

从伍尔夫开始,我真正体会到我必须到大师的世界里去寻找我在现实生活里永远找不到对应的那些;从那时起,我记住了伍尔夫对女人们说的那句话:一定得说你的美丽,还有你的平淡的容貌,对你有什么意义。这后半句,可以成为容貌平淡的女人们的座右铭。回过头来,发现自己潜心生活,以笨拙的方式写作,不是全部,但与上帝给予的这平淡多少有关,它帮我更可靠地贴近人生的一些基石。

转眼之间,一个人的求学时代已成梦境,世俗生活也已经开始了很多年,我这样一个与社会生活、与人群、不合节拍的人,在世俗生活的裹挟里,曾有几年处在溺水的感觉里。那些年,我把伍尔夫或者别的什么人,都忘了。后来,我的两个博览群书的朋友,也是写作男人,在不同的私人场合,以类似的口气告诉我,你要写伍尔夫那样的评论,字里行间有自己的激情和梦想,其实你的文字里已经有伍尔夫的味道了。我知道他们同样喜欢这个太智慧的女人,但他们不会把她当做旗帜,他们会响亮地说出诸如萨特、博尔赫斯或者福克纳等男人的名字,伍尔夫、波伏瓦等更属于他们的私语。他们把他们所喜欢的时光深处的那个女作家,交给恍惚的我。他们这样提醒的时候,我感到伍尔夫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那些曾经的阅读和想象,已经在身体里生了根,即便很多时候,我忘了她,但那些根须依然生长着。

现在,我再次静心面对伍尔夫,流年似水的代价,已经使我能够从生命中去理解伍尔夫急促而炫目的一生,和伍尔夫让我看到的艾

米莉笔下那个四分五裂的世界……

如果说,年轻时,伍尔夫给了我初涉评论之路的眼睛,那么现在,伍尔夫给了我理解独异人生的钥匙,在越来越孤寂的人生之旅中,望一望这个眼神回归内心,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所想的女人,心中就多了些坚定和梦想。

如果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时代

事实上,哪一个时代都不是为理想主义者准备的。伍尔夫出身不凡,她的父亲是伦敦文化界有影响力的编辑家和文艺评论家,母亲是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的典范,有一种建立在克制、同情、无私——即所有文明素质之上的美,在她丈夫看来,她是华兹华斯笔下理想女性的化身,是一个怀着高尚意图给人以警告、安慰和命令的女人。但是伍尔夫也依然不能和兄弟一样就读于剑桥大学这样著名的学府,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共同的不幸,再幸运的女性也不会成为例外。

伍尔夫的学龄教育只能在家庭完成,幸运的是这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家庭,有着丰富的藏书和浓郁的文化气氛。她的父亲,对不同寻常的事物有着鹰隼一样的眼光,在30岁之前是剑桥大学的一位具有坚定男性风度和运动家体格的教师,假期里征服阿尔卑斯山峰,因公开声明自己信仰不可知论,从而失去教师资格。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这样描绘父亲的性格力量,“他突然间把所有多余的东西都抛弃掉……”伍尔夫继承了父亲把观察到的真相与既定规范对立起来的激烈立场,以无限的傲慢挑战凡俗陈规。她父亲的朋友——哈代、罗斯金、梅瑞狄斯、詹姆斯等著名作家,时常会聚在她的家里,这个家庭里充溢着英国文学界最优秀的声音。

伍尔夫在《到灯塔去》里记录了一场和童年生活相似的场景:

当那位母亲高声朗读时,她看见一个儿子的眼光黯淡了,看